

西藏林芝波密县地处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交界处,这里有“中国最大桃花谷”波堆桃花谷,“中国最美冰川之一”的米堆冰川,“中国十大最美森林之一”的岗云杉林,还有“中国海拔最高的茶场”易贡茶场……波密的春天,山水皆美,当桃花花瓣飘飘洒洒坠入溪流,每一次与桃花的相逢,都会让人深感春天太短暂。

每年3月,印度洋暖湿气流的一路北上,独一无二的水热条件和地理环境打造了中国疆域里最奇异的“江南”——西藏东南地区。林芝的赏花点位众多,但很多旅人和摄影者都说过,“来林芝看桃花若是错过波密,几乎等于辜负了一整个好春光”。

从波密县城扎木镇出发,沿318国道向西行驶约17公里便可抵达桃花秘境——波堆桃花谷。在这里,20余万株高6至14米、平均树龄360岁的野生桃树,集中分布于9个村寨,足足绵延近60公里,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评为“中国最大桃花谷”。3月,波堆桃花谷周围的雪山还未消融,绵延的野生桃林已顶着蓝天,在冰雪下肆意绽放。《中国国家地理》评选西藏100个经典机位,其中一处便是春天的波堆桃花谷。相比于其他地方,这里的桃树更为随性与自然,或单株,或成林,蓬蓬勃勃;或山间,或河边,姹紫嫣红。它们有一种人工雕琢难以比拟的傲然。

波密还素有“冰川之乡”的美誉,县内分布着2000多条冰川。桃花谷内分布有朱西冰川、则普冰川等海洋性冰川,以及罕见的古冰川积碛丘陵地貌。冰川的冷色与桃花的暖色碰撞在一起,造就了世界罕见的自然奇观,随处可见洁白雪山、冰川和粉嫩桃花相映红。晴朗少云的天气,明媚的日光为四周的冰川角峰挂上银纱,花树在斑驳的光影中微微摇曳,不时有轻灵的花瓣被劲风托起,飞向天空湛蓝的深处。阴雨天,桃花林则会化作一片粉色的薄雾,与雪顶一同时隐时现于缥缈的云烟中,如梦似幻,宛若仙境。

波密蜿蜒数百里的山谷中,星罗棋布地散落着数个古老村落,可以避开人流,去邂逅一片未被惊扰的桃源。

波堆桃花谷的野桃树地处偏僻,由于长期与世隔绝,因而得以自然繁衍,生生不息,进而与自然完美融合,最终成为人间仙境的有机组成部分。其面积之广袤,气势之恢宏,姿态之矫健,花姿之娇艳,任何一位到过此处的人,无不为之动容和惊叹。波密的桃花不仅以“量大”而美,它还占据着藏区里最美妙的画卷——从嘎朗村到如纳村,再到倾多镇直至玉许乡,沿途皆是森林、冰川群和充满烟火气的村庄田野,柔美的桃花如绵密的云朵一般浮在雪山上、村落中,与苍茫和冷峻的雪山交相辉映,美轮美奂,惊艳人间。

林芝的桃树,学名叫“光核桃”,因桃核核纹光滑得名,作为一种原产于我国的古老树种,是蔷薇科桃属最原始的品种。2004年被列入《中国物种红色名录》(植物部分),在2021年最新颁布的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》中,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,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(IUCN)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。从基因和进化来看,它是原始桃,是现代桃的祖先。

据专家研究和推测,光核桃寿命可长达千年,而林芝的桃树,是全国树龄最高的野生桃树。由于地处西藏高原,人迹罕至,甚少人为干扰,再加上特有的气候条件,使得野生桃树在此落地生根,繁

西藏波密

冰川下的桃花源

■ 王成



冰川,山谷,桃花,溪流,波密的春天是富有层次感的。 清风 摄



西藏林芝波密县境内桃花盛开的田园风光。 王成 摄



越来越多的游客去波密看冰川,看桃花。 清风 摄

衍生息,以至于寻常桃树的树龄都在百年以上,三四百年树龄以上的桃树更是随处可见。在波密桃花沟内,有一株桃树胸径达1.4米,树龄高达680余年,依然枝繁叶茂,桃花盛开,堪称中国的桃树之王。

每年10月上中旬,小小的桃子成熟落地。它们桃核光滑,滋味甜蜜,香气浓烈,当地人喜欢将它连核晒干制成桃脯。遥想千百年来,马帮们翻山越岭赶马运货,马锅头就一路嚼着桃脯生津止渴,思乡解乏。在路边随口吐下的桃核,傲雪成林,每到春天沿古道一路盛开。此外,当地人还以桃酿酒,把整朵的桃花泡进青稞酒里,一起埋在树下,大家在桃花树下一起跳起锅庄舞,只待第二年桃花开时再来原处开启佳酿。

在波密桃花谷的旅程中,嘎朗湖是不容错过的地方。它位于波密县县城西北的嘎朗村,距318国道仅1.7公里,交通便利,却避开了国道上的喧嚣。湖面面积不大,但像是被遗落人间的碧玉,澄澈的湖水倒映着周边的一切;远处连绵的雪山,仿佛是巨人戴上了一顶璀璨的皇冠;湖边茂密的森林,在微风中低声诉说着古老的故事;湖边的藏式民居经幡随风飘动,为这片宁静的土地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;而湖畔的桃花盛开,粉嫩的花瓣与这湖光山色相互交织,美得让人窒息。风一吹,花瓣纷纷飘落,随着涟漪轻轻荡漾,仿佛是大自然为嘎朗湖精心绘制出的一幅流动画卷。

“美人不是母胎生,应是桃花树长成。”这是桃花在仓央嘉措心中的地位。波堆桃花谷的桃花,总是夹杂着一一种野性的美,天然生长的枝干,无人修剪的枝丫,注定它不会受任何束缚,在天地间自由摇摆。微风吹来飘甜流香,阵阵芬芳沁入心脾,让人深深陶醉其中。波密,藏着原始又纯粹的浪漫花事,值得不远万里的跨越奔赴。翻山,悦己,换个地方看人间烟火。

这就是海拔3000米的春天,藏地的风裹着桃花香掠过经幡,将千年花信带往更辽阔的时空——那些关于桃的故事,正从《诗经》的韵律里,向我们展开带着露水的卷页。每逢桃花盛开的时节,藏族姑娘们会在辫梢别上三瓣桃花,如同《诗经·桃夭》里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的遥远呼应。当藏族同胞把桃枝插在经筒旁,当桃花落在转经人的肩头,某种跨越时空的默契在花瓣的脉络里静静流淌——人类对美好事物的向往,原是相通

的密码。
离开波堆桃花谷那日,我在行囊里藏了几枚桃核。它们或许会在某个春日发芽,让藏地的风、藏地的阳光、藏地的雨露,都在新的枝干上重逢。就像此刻飘落的花瓣,早已超越了地理的界限,成为人类共同的春天密码。 [图]